

# 广东专业镇产城融合 路径区域差异与政策联动

● 张 鹏 刘朝刚 苏 炜 著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

# 广东专业镇产城融合路径区域差异 与政策联动

张 鹏 刘朝刚 苏炜 著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广东专业镇产城融合路径区域差异与政策联动/张鹏, 刘朝刚, 苏炜著. —广州: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7. 7

ISBN 978 - 7 - 5623 - 5330 - 0

I. ①广… II. ①张… ②刘… ③苏… III. ①乡镇 - 区域经济发展 - 研究 - 广东  
IV. ①F299. 276. 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 2017 ) 第 159170 号

Guangdong Zhuanyezhen Chancheng Ronghe Lujing Quyu Chayi Yu Zhengce Liandong

广东专业镇产城融合路径区域差异与政策联动

张鹏 刘朝刚 苏炜 著

---

出 版 人: 卢家明

出版发行: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 广州五山华南理工大学 17 号楼, 邮编 510640 )

<http://www.scutpress.com.cn> E-mail: [scutc13@scut.edu.cn](mailto:scutc13@scut.edu.cn)

营销部电话: 020 - 87113487 87111048 ( 传真 )

责任编辑: 谢茉莉

印 刷 者: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8 字数: 159 千

版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 前 言

本书为 2015 年广东省科技攻关项目研究成果，项目研究旨在为推进广东专业镇发展转型升级与产城融合提供思路与理论依据。本书在对广东专业镇产城融合路径区域差异进行探讨的基础上，对各层次专业镇未来发展提供不同的路径选择建议，明晰广东专业镇产城融合的区域内涵，并在实践中为广东专业镇推进产城融合及政策联动提供决策支持。

本书首先论述了广东专业镇的发展现状及其在广东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其次，揭示了广东专业镇由不同产业星火燎原式的区域布局，到沿产业链上下游相互配套纵向联系发展，乃至形成以珠三角为中心的“雁形发展”态势的发展历程。最后，根据其发展态势提出，广东专业镇需继续寻求进一步推进以创新驱动实现转型升级发展，突破创新的“结构封锁”效应，进而提升在既有价值网络中的核心优势或建立起具有自身特点的价值网络的观点。在对广东省专业镇的发展现状与分布进行论述的基础上，指出广东专业镇不仅是广东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及广东经济活力的重要策源地，也是广东县域经济转型升级及区域工业化、城镇化的引领者、推动者，为广东省吸纳就业与创造新的就业岗位，推进广东各区域协调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研究揭示广东专业镇在经济政策和环境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已实现一系列发展并成为广东省经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广东专业镇突破发展瓶颈、实现转型升级，进而做大做强，对广东省经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对广东专业镇发展的政策沿革及面临的形势与挑战这部分内容，从广东专业镇的发展形势出发，论述其随经济与政策环境的发展而出现的专业镇规模由小到大、影响力由弱至强，以推进专业镇发展为对象的政策由点及线再到面，涉及的政策领域与内涵不断扩展丰富，政策范围从以科技创新切入为中心逐渐向外扩展深化，政策层次也由部门向省一级提升的一系列变化。进而揭示出广东专业镇发展所面临的一系列挑战与机遇，主要包括经济新常态对广东专业镇发展转型升级“供给侧改革”的挑战，扩大内需等新型城镇化战略下的广东专业镇发展所面临的挑战，为广东省创造就业机会、激发中小企业发展活力进而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的挑战，以及“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对广东专业镇发展的机遇。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只有正确地认识当前形势，制定一系列符合实际情形的发展政策才能促进广东专业镇把握机遇、应对挑战，进而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基础上，支持与引领广东省经济

社会发展水平的全面提高。

联系对广东专业镇目前发展地位与形势的探讨，为实现镇域经济进一步发展，提出了广东专业镇发展转型升级与产城融合发展的理念。在对广东专业镇发展转型升级的讨论中，首先对产业升级理论进行了综合概述，再从产业升级的传统观点出发，论述了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理论的研究成果，以及从不同视角对发展中国家升级路径的研究情况，即通过文献梳理，探讨出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的一般路径及其所面临的困难，并针对这些困难就如何升级提出了不同的对策建议。基于以上研究，寻求发展中国家现有产业竞争优势的升级转换，从而实现为处于全球专业化分工附加值高的产业环节或产品系统再创造新的竞争优势。就竞争优势转换与比较优势动态对区域发展的重要性进行了探讨，从竞争优势的一般理论出发，论述了比较优势与比较优势动态的内涵及其对区域经济发展、产业升级的重要作用。本书着眼于广东专业镇，对珠三角专业镇转型升级路径的多样性与趋同性进行了探讨，也对粤东西北专业镇发展竞争优势构建思路与对策进行了全面把握。研究揭示，广东专业镇产业转型升级重点在于发挥政府充分激活各类经济主体积极性的作用，使企业各市场主体能够自觉依据自身不同的技术禀赋结构、资源匹配条件，自主抉择转型升级路径并承接产业转移，使地方经济的发展能够纳入全球经济的大循环中。从产城融合推进广东专业镇转型升级发展理念在我国的研究背景及研究成果出发，在对包括产业发展集聚的城镇化推进效应、城镇化水平提高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以及产城融合与创新环境优化间的互促效应在内的产城互促机理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揭示了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产城融合的发展方向，并对当前产业转型升级与新型城镇化要求所赋予产城融合新的内涵进行了一般分析。其中，对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产城融合的探讨，从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城乡一体化的城镇化、产城互动的城镇化、区域各类城市空间科学布局的城镇化四方面展开，并在新的经济环境背景下，对城镇化的推进方向、产城融合的路径选择提出了新的观点。同时，从区域角度出发，分别就珠三角地区与粤东西北地区探讨了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两类地区具有差异性的转型升级对策及产城融合发展方向。

在对产业化、城市化之间互动机理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本书从实证角度探讨了广东专业镇产业化、城市化、产业升级之间的互动效应。以广东省 36 个专业镇为研究对象，以其 2005—2014 年的经济增长（以镇域 GDP 表征）、城市化水平（以常住人口总量表征）和镇域产业升级效果（以工业增加值或工业总产值表征）的时间序列数据为样本，构建向量自回归模型或误差修正模型，利用协整分析和格兰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实证研究广东专业镇产城融合实现及各专业镇间的差异化特征，包括通过对经济增长与城市化水平相互关系及互动机理的分析，来

揭示一般意义上的产城互促机制特征，以及通过对城市化水平与工业增加值关系的分析，检验当前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对广东专业镇产业升级的效果。实证研究表明：广东专业镇产城融合并不是无差异的，而是可以从多条不同路径来实现的，并且各专业镇之间明显反映出发展的阶段性与层次性特征，而高层次组及低层次组产城融合水平的提高，对于当前广东专业镇的城镇化、产业升级实践都具有重要价值。从区域角度来看，珠三角各镇的发展现状整体明显好于粤东西北地区，粤东西北专业镇应重新深入审视城镇化与产业发展的思路，而珠三角各镇则需要更深刻地认识如何提高城镇化质量来支持产业升级。

根据以上对广东 36 个专业镇的产城融合实证研究，本书对广东专业镇的产城融合分层及未来发展取向进行了重点分析。在对产城融合分层的论述中，首先揭示了广东专业镇从整体来看基本表现出规模外延扩张与内涵工业产业升级并重的趋势，再以城镇化、城镇经济发展是否已形成自身连续规律及其稳定程度为依据，将广东专业镇分为仍处于发展前期且还未形成自身连续规律的专业镇，已初步形成自己的发展规律但城镇化、城镇经济发展匹配度不佳的专业镇，已初步形成自己的发展规律且城镇化、城镇经济发展之间已建立起具有差异化并能够向城镇内涵式发展延伸的单向关系的专业镇，以及各自形成稳定规律且达到城镇化与城镇经济、城镇工业产业升级的内生自我演化、协同发展的专业镇。并基于以上对广东专业镇产城融合特征的差异性分析及按照产城融合发展阶段的分层，分别探讨了现阶段低、中、高层次组各自的现实基础、实现持续发展面临的需求类型及城镇化与镇域经济发展以及产业升级的不同发展取向重点。

由于广东专业镇产城融合路径和程度的差异与镇域在城市功能中的发展取向相关，报告对广东专业镇产城融合的区域内涵进行了分析，包括大区位即距离珠三角中心区远近的影响，及城市内区位即镇域位于所在城市中心城区的距离和城市功能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并探讨了大区位与城市内区位对专业镇产城融合的交互影响。揭示出大区位对产业与城镇化的发展基础差异、城市内区位对城镇化未来发展取向的各自具有侧重性的影响效应，进而探讨了在两种区位影响程度不一的作用下，形成的广东镇域经济产城融合路径与程度及未来发展路径取向的差异性。基于以上对广东专业镇产城融合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本书从不同区位角度出发，分别就珠三角中心圈层和珠三角外缘圈层与环珠三角圈层以及中部圈层、粤东西北与外部经济区结合圈层，提出了具有区域针对性的产城融合推进思路与政策方向。

本书最后部分为专业镇产城融合发展的典型案例，分区位选取了位于珠三角中心圈层的顺德北滘镇、位于珠三角外缘圈层的清远石角镇以及位于粤东地区的汕头市金平区石炮台街道为研究对象，介绍了以上各镇的产城融合互促经验及未来实现

进一步转型升级的发展路径取向，以此为广东其他专业镇产城融合的推进提供思路与借鉴。

本书从对广东专业镇的研究实践出发，以产城互促机理为主线、定量分析为支撑，在对广东专业镇经济发展形势及政策导向清晰认识的基础上，联系数据分析所展现出的各专业镇产城融合层次性差异，力图为广东不同区位的专业镇产城融合及转型升级提供有针对性的路径选择及政策导向建议。本书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专业理论与实践研究相结合，有效提高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与针对性，所提出的指导广东专业镇产城融合发展的系统层次框架以及不同层次的措施（思路）更加具有可操作性，在研究上不仅关注产城融合程度较高、区域经济较为发达的专业镇的发展，而且关注产城融合中低层次、区域经济欠发达地区专业镇的发展，将广东专业镇的产城融合发展阶段与水平的把握与中国新型城镇化、区域经济发展联系起来，探讨各专业镇未来产城融合路径取向和政策支持重点导向，这成为本书的研究特色。

最后，衷心感谢课题组成员的通力合作，希望本书能够为广东专业镇各管理部门的管理实践提供思路与借鉴。

作者

2017年5月

# 目 录

1 广东专业镇发展现状及在广东经济发展中的地位 .....	1
1.1 广东专业镇发展的历史沿革 .....	1
1.2 广东专业镇发展现状与分布 .....	10
1.3 广东专业镇在广东经济发展中的地位 .....	15
2 广东专业镇发展的政策沿革与面临的形势与挑战 .....	20
2.1 广东专业镇发展的政策沿革 .....	20
2.2 新形势下广东专业镇发展面临的形势与挑战 .....	22
3 广东专业镇发展转型升级与产城融合发展理念的提出 .....	29
3.1 广东专业镇发展转型升级 .....	29
3.2 产城融合推进广东专业镇转型升级发展理念的提出 .....	40
4 广东专业镇产业与城市化发展关系的实证 .....	55
4.1 引言 .....	55
4.2 模型设计与变量选择 .....	56
4.3 样本与数据来源 .....	59
4.4 实证分析 .....	60
5 广东专业镇产城融合分层及未来发展取向 .....	72
5.1 广东专业镇产城融合特征与倾向 .....	72
5.2 基于分类的广东专业镇产城融合发展取向 .....	76
6 广东专业镇产城融合的区域内涵及政策联动 .....	81
6.1 广东专业镇产城融合的区域内涵 .....	82
6.2 广东专业镇产城融合推进思路与政策联动 .....	86

参考文献 .....	98
附录1 典型镇案例 .....	101
附录2 基于36个专业镇抽样的全域 Granger 检验 .....	114

# 1 广东专业镇发展现状及 在广东经济发展中的地位

## 1.1 广东专业镇发展的历史沿革

### 1.1.1 广东专业镇形成、发展起点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广东出现了数量众多、经济规模巨大、产业相对集中、产供销一体化、以乡镇为地理单元的专业镇（产业集群）。这些特色经济发达的专业镇遍及珠三角地区，涵盖了机械、印刷、五金、灯饰、电子、信息、纺织、家电、建材、电声、服装、物流、工艺美术、种植、果蔬深加工、养殖、花卉、茶叶、家具、精细化工、旅游、摩托车、陶瓷、石材、食品、饲料、玩具、鞋业、音像制品、针织服装等多个产业和产品类别。

专业镇是指在一个镇域范围内，以某种或某几种产业的专业化生产为主，形成具有一定规模，主导镇域经济发展和就业格局的乡镇经济形式。发轫于珠三角地区的专业镇迅速向广东全省扩散，并成为广东产业集群的一种重要类型，专业镇具有产业集群的集聚效应、范围经济、减少交易成本、利于学习和创新等优势，其对增强城镇的竞争能力、促进城镇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作用已得到学术界与政府各部门的公认。

广东专业镇是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建立与对外开放进程迅速形成及发展起来的，外源型经济与内源型经济都发挥了巨大作用，并率先在珠三角形成了具有不同产业类型的星火燎原式的区域布局。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新决策，随后，广东在实施先试先行以及经济特区相关政策下，创造条件吸引海外投资，发展外源型经济，推动了广东经济迅速发展。广东率先实行的财政体制改革、国有企业实行扩大自主权、推进流通体制改革、推行劳动合同制、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一系列政策创新，“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放宽、对下更加放权”，有效调动了市、县（区）、镇、村各级政府及群众发展经济的主动性与能动性，不断激发出民间投资的热情，也推进非公有制民营经济发展水平快速提高。思想、政策上的创新与勇于进取，外源经济与内源经济并驾齐驱，共同造就了广东镇域经济

的崛起壮大。总结起来，广东专业镇经济的发展壮大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20世纪90年代，随着国际产业、技术转移从“雁阵模式”的梯度转移逐步过渡到“网络模式”，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不断分离的大背景下，跨国公司同被转移地区形成相互衔接的产业链和技术链，电子信息技术与产业逐渐走向成熟，国际制造业进入成本竞争时期。在这一时期，珠三角特别是珠三角东岸地区的深圳、东莞、惠州紧紧地抓住国际信息制造业产业结构调整、转移带来的机遇，并顺应香港、台湾纺织服装鞋帽等传统制造业外迁趋势，承载了新的产业和技术转移，其源头除我国香港、台湾外，还有美国、日本、韩国以及欧洲部分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公司。原来在港澳的中小企业、跨国集团和大型台、港企业纷纷在珠三角各市、区、镇的工业园区投资建厂。通过引进海内外资金、先进技术快速形成广东制造业的生产能力，又进一步面向外部市场销售，形成了“两头在外、一头在内”（即香港、台湾接单，广东制造，全世界销售）的经营运作模式。外资进入珠三角后又可分为两种类型：外资离散型转移与群体型转移。在珠三角，有一些外资企业产业领域相近，但投资之前缺乏了解以及珠三角配套设施不健全，不同来源的外资之间只是偶然地聚集到了一起，它们从开办分厂、子公司到生产配套并没有在本地形成分工协作与联系。但也有一些外资在进入之前已经形成了联系与配套关系，随着核心企业向珠三角的迁移，带动了整个产品配套企业的转移。外资离散型转移与群体型转移的触角不断延伸，地域范围不断扩展，在珠三角一些镇域范围内集聚程度不断提高，外资驱动型的专业镇逐步形成及发展起来。这类专业镇形成发展有着深刻的国际产业转移背景，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代表，虽然在地域上涵盖了广东全省，但这种形成发展特征在珠江口东岸的东莞、深圳与惠州更为突出。

其次，由于历史、传统文化上的原因，广东的一些专业镇起始于历史上的专业市场，专业市场主要是指不同规格、档次和质量品种的同类产品聚集，如日常工业用品、非耐用消费品和加工业制品等。一个地区能否形成专业市场与该地区的区位、市场需求、资源禀赋特征和技术积累等因素相关。在形成初期，一些地区可能利用便利的交通运输、历史上的本地生产传统、独特的地理区位和信息优势以及政策优惠形成了大宗贸易产品的集散地，专业市场便由此兴起。由于本地企业进入的能力主要取决于生产专业产品技术水平的高低，在一些专业产品和生产最终环节的技术水平要求不高和专业产品贸易的利润空间下降的情况下，随着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进程的加速，一批洗脚上田的农民企业家与发现机遇的本地或外部企业家应运而生，在以获取更高利润为动力的“先富起来”号召驱动下，开始从贸易领域进入生产领域，围绕专业市场投资设厂，制造本地专业市场所需要的产品。在这些初创企业家成功标杆示范激励下，进一步带动本地其他潜在企业家效

仿、跟进、创办同类型企业，围绕专业市场的同类型企业开始聚集。这些企业更为贴近市场，区位布局可以节省运输成本，同时生产相同的产品也可以形成技术模仿和信息、资源共享，其结果是专业市场由初期的贸易支撑转变为由本地企业提供。这类专业镇形成发展基于中国市场经济建立的大背景，产业门类以轻工业产品为主，分布上珠三角西岸更为突出，并快速扩散到广东内陆腹地，成为体制外农民与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创业的结果。

第三，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市场经济转轨促使大量以农业为主的村镇向工业转型。这种转型过程中的机会来自于供给方面。原本相当一部分产品供给由国有企业承担，但由于计划经济体制制约，国有企业并不能全面有效地满足这些订单需求，而在国有企业中的一些技术管理人员凭借对市场渠道、管理经验或技术水平的熟悉、经验和关系网络，在经济转轨与国退民进中，从国有企业体制内跳到体制外，创办新的民营企业。虽然这些民营企业在创办初期的技术质量与生产标准都无法与国有企业相比，但当时国内短缺经济的大环境给民营企业留下了快速成长的市场空间。随着这些个别企业的成功，其他人纷纷开始观察、模仿。由于这些行业的技术与资金门槛都比较低，加上后进入者与先进入者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地缘、亲缘与血缘上的关系，使得从事某种产业经营的经验与技术在村镇乃至更大地区内很容易得到扩散，其结果是大批类似的企业在成功企业周围迅速形成发展起来。这类专业镇的形成发展也是基于中国市场经济建立的大背景，但其与体制内的国有经济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围绕或不围绕本地专业市场发展起来，成为体制内与体制外共同创业的结果，而这种类型的专业镇在当时占大多数。

### 1.1.2 从横向联系发展向横向扩展与纵向分工发展

从理论上讲，广东专业镇经济的形成本质上是广东市场经济建立和产业专业化分工发展的结果，在市场经济越来越频繁的商品交易中，一方面，根据各村镇自身禀赋条件、地理区位和历史传统，一个镇区专门从事某一种或相关少数几种产品的生产制造，而另一镇区则从事另外的某一种或少数几种产品生产。在每个镇区内，几乎所有企业都生产同一种产品，每个镇区类似于某一种产品的生产基地。另一方面，虽然镇区内也生产同一产品，但是企业是按照产品生产的上游或下游联系组织起来的，每个企业只从事该产品的某个生产环节或组成零部件模块的活动，或者说，一个产品被分工为不同企业来完成，而不是完全在一个企业内部组织完成。

前者的分工联系是横向联系的过程，镇区内聚集了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而这些企业之间通过相互配套形成的产业链条关系比较弱，镇区内企业也都是生产或提供基本相同的产品或服务，镇区与其他镇区为形成不同产品间的生产与服务提供分

工；而后者的联系是纵向联系的过程，镇区内企业形成了产业上下游间的链条关系。横向联系体现的是专业镇经济内部聚集效应，通过产品间分工专业化生产、经营，使生产和提供这种产品与服务的外部专业劳动力供给、产品客户与原材料供应商等外部资源向镇区集中；纵向联系反映的是专业镇经济分工效应，围绕同类产品形成的产业在区域内存在产业上下游间分工联系。对于专业镇经济来说，横向联系是专业化分工发展的初级阶段，纵向联系则是专业化分工进一步发展的结果，是专业化分工更高层次的深化。

20世纪90年代中叶到21世纪初，在广东专业镇中形成企业间纵向联系的除东莞三资企业为主体的专业镇外，依靠自身资源和专业化市场自然成长起来的专业镇占了大多数，企业间联系最初以横向联系为主。这种初期以横向联系为主的专业镇经济，虽然是专业化分工发展的结果，但这种分工还处于经济发展中的初级阶段，它是以乡镇为单位的区域之间专业化分工为特征的，而不是以企业为单位形成的一种专业化分工，不同乡镇，根据不同的资源禀赋、历史传统和地缘优势，形成了不同的经济分工，并通过资源的市场化流动，使资源的空间布局发生了变化。然而在这一时期专业镇内部，大量的中小企业间并没有建立起上下游产业链条联系，每个企业从原材料到最终产品形成过程中，直接相关加工、处理活动等都是在企业内部完成，包括从原材料采购，产品加工和组装，处理过程所包括的物流、仓储以及市场销售等活动，乃至每个加工处理环节所要求的生产性服务，如财务会计、法律服务、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和战略规划等基本上都是在企业内部范围组织资源展开的。在这种背景下，大多数中小企业起初都是从生产差别不大、几乎同质的最终产品起步，并随着产能扩大、竞争日趋激烈以及市场经济向纵深推进，专业镇内生产同质产品的中小企业开始自发形成产品的差异化，在款式、品种、档次和类型上形成了产品差异，有的档次高一些，有的大众化一些，即形成不同的产品市场定位与产品定位。但由于受市场化分工水平较低与资源约束，专业镇内企业实现充分产业链分工、生产性服务业企业与制造分离以及形成纵向产业链条上下游关系，成为这一时期广东先行专业镇所面对的主要任务。

产业纵向链条的形成有利于整个产业价值的提升，随着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及市场化分工交易扩展，对于广东一些专业镇来说，海外市场的扩张以及国内大企业进入对专业镇企业间纵向联系形成了直接推动力，在原有村镇的中小企业群体中也逐渐成长起来了一批具有带动效应的较大企业，以这些大企业为龙头，原乡镇内大量中小企业的纵向联系开始发育。随着生产能力的扩展和资本积累，一些中小企业开始不满足于没有品牌、附加价值有限的配套供应商角色，于是，这些企业开始自发聚焦自身资源，初步形成主要活动的范围延伸到产品领域与技术领域，并以

生产规模的扩大来强化这种趋势，从下游环节向上游环节推进，或者依托核心环节做大规模，进而把本来与其他企业配套的供应商吸引到为自己配套的产业链条上来，同时，专业镇生产性服务业开始起步，一些企业专门从事物流，一些企业专门从事设计以及销售等，但是相对于制造职能而言，这些围绕特定产业的生产性服务业发育仍处于较早的初级阶段。

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叶到 21 世纪初，广东专业镇大致沿着三个方向发展，在广东全省地域空间布局初显梯次型发展态势：其一，珠三角先行专业镇经济中成长出现一批较大企业，企业间沿产业链上下游相互配套纵向联系开始发育，生产性服务业也开始萌发，成为引领广东专业镇发展前沿扩展的主要力量；其二，专业镇内产品同质化程度降低，所针对的市场层次、产品档次分化持续推进，产品间的差异化也日益明显，但发展阶段与发展层次较低于前者；其三，专业镇经济以珠三角为核心向广东腹地直至粤东西北持续扩散，带动广东腹地专业镇经济形成发展，在广东更广阔地域范围内形成以乡镇为单位的区域专业化发展路径。

### 1.1.3 创新支持专业镇经济发展

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全球经济分工深化使每个镇区乃至每个企业都在寻求自身可持续发展的竞争优势，而市场竞争会把镇区与企业的竞争优势集中在某一阶段或环节上。受人才、资源禀赋条件等约束，任何镇区或企业几乎不可能在各个阶段与组成环节上都建立起竞争优势，这就决定了每个镇区与企业必须集中有限资源在自身最有竞争力的环节上形成关键技术与核心能力，并不断地推进自身核心能力成长以保持这种竞争优势，同时，把一些竞争力较弱的环节转移出去，在这一过程中推进形成与自己的生产活动相互关联的企业发育或建立起比较稳定的联系，这是 21 世纪初广东专业镇寻求可持续发展壮大所面临的紧迫问题。该问题的解决主要是通过两方面来推进，一是对现有专业镇企业现代管理制度的改造；二是强调技术创新。两者相辅相成，互为支撑，成为 21 世纪初到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贯穿广东专业镇发展的主线。

前文所述，聚集在专业镇内的企业主要由体制外乡镇企业、洗脚上田的农民企业家与跳出体制的技术管理人员民间创业发展起来，被深深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成就了一大批“小产品、大市场”的“隐形冠军”企业。一般民营企业普遍以家族企业式管理为主，建立在父子、夫妻、兄弟、亲戚血缘以及同学朋友关系之上的企业管理在企业发展的初期具有较高的管理效率，但随着企业的成长与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这种以血缘、熟人关系为基础的企业管理越来越显示出与发展的种种不适应性。这种长期“大而全、小而全”的作坊式生产模式，缺乏明确的专业化分工，设

备工艺落后，生产条件恶劣，环境污染严重，短期机会主义盛行，小富即安思想较重，而对进一步专注产品发展深度，把产品做精做足、做大做强乃至做到别人无法替代、无法进入的境界都缺乏长远的系统规划与设计，也缺少相关的外部人才支持与主动革新的动力。因此，通过推进家族企业转型、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引进外部职业经理人、提高企业战略决策的科学性与长远性等路径，为专业镇企业战略创新、组织创新与技术创新推进打下坚实的制度基础，从而实现企业长远发展成为这一时期众多专业镇企业寻求从做大向做强，从短期生存向长期发展转型的起点。

在示范推进专业镇企业现代管理制度建设的同时，以技术创新为突破口带动专业镇经济专业化分工深化，进而集聚资源在能够形成持续竞争优势的环节形成发展专业化核心能力与核心技术，带动专业镇发展水平层次的整体提高成为广东这一时期专业镇经济发展的显著特色，成为广东专业镇经济从规模扩张、粗放式增长向质量提升、集约内涵式增长转型的起点。由于历史和区位上的原因，县区和乡镇基层历来是我国科技力量分布最为薄弱的地方，专业镇在发展初期，基本上处于无科研机构、无科技人员、无创新活动、无创新成果的状态，在形成自身核心能力的目标下如何使专业镇众多的民营中小企业突破财力与人力资源约束，开展技术创新就成为专业镇发展面临的主要任务，在这一过程中，广东各专业镇积极探索，立足各专业镇的工作实际，深入探索，充分调动省、市、县三级政府的积极性，开展先试先行的制度创新，以自上而下创新推进的思路实施了“专业镇技术创新试点”工作。以政府引入外部创新与研发、市场、检测等科技服务资源建设专业镇公共创新平台，以服务专业镇中小企业为突破口，将创新职能植入镇区，再向镇区内中小企业扩散。这种自上而下推进创新的模式以镇政府集合资源为起点，有效克服了单个中小企业研发规模不经济的约束，并以政府信誉替代企业信誉为专业镇引入外部创新资源，从而在更高层次实现了技术积累与人力资本供给，设计的外部创新资源与本地专业镇经济融合机制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先进技术镇域范围扩散，这在地域范围内拉近了专业镇企业与创新职能空间距离，形成了具有广东特色的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使用参与者，产学研结合的基层镇域创新体系雏形，为广东专业镇持续深化专业化分工、集聚企业资源投入方向、形成发展核心能力提供了有效的创新支持，为推进广东专业镇从规模扩张转向集约内涵发展打下了基础。

21 世纪初到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这一时期，珠三角企业所面对的全球市场规模空前扩大，广东专业镇以规模扩张为主流，但在全球产业分工深化与中国 2001 年加入 WTO 后竞争全球化的背景下，满足海外订单要求的重要性提高，这要求每一个专业镇都必须找到与自身要素禀赋比较优势最为匹配的专业化分工环节，且要在这个环节扎下根来，并同时形成持续竞争优势。在这一目标驱动或者说竞争压力

下，广东珠三角先行专业镇在政府深度参与、强力推进的情况下，率先在镇域民营企业推进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改造，为决策的科学性与管理的有效性提供了完善的企业管理制度。在此基础上，政府展开了将创新职能引入到专业镇镇域地理范围内的努力与尝试，尽管这种创新职能仍与企业存在一定的组织与空间上的分离，并且创新动力主要着眼于满足海外订单要求，但这种努力却在镇域范围内构建起了与外部创新资源联系及内部扩散的枢纽，使专业镇与外部创新联系的能力与所能够达到的地理空间距离都获得了极大扩展。这在实现专业镇企业科学决策基础上，形成与强化专业镇以及企业的重点活动范围与技术领域明晰资源投入方向重点，以及为集聚资源初步在生产上形成核心能力与核心技术打下了基础，成为这一时期技术创新支持广东特别是珠三角专业镇经济规模实现快速增长的主线。

经过近 10 年的发展推进，作为广东专业镇发展排头兵的珠三角地区企业实力有了较大程度的提升，企业管理的规范性、决策的科学性、监督的有效性与发展的可持续性都有了不小的进步。而创新职能进入专业镇并与镇域企业融合，使得珠三角专业镇企业把握住了我国加入 WTO 的机遇，按照满足海外订单与外向型发展的即时交货、柔性生产、质量保障等要求设定的创新方向，实现了产能的快速扩张，彰显出了“广东制造”的世界影响力。在这一时期，珠三角专业镇土地、人力等资源环境约束开始显现，珠三角经济开始向广东内陆腹地加速扩散，广东省域范围内明显形成了以珠三角为中心的“雁形发展”态势，但相对来说，粤东西北专业镇发展程度、企业实力还与珠三角专业镇存在较大差距。

#### 1.1.4 广东专业镇发展转型升级与创新驱动

全球生产网络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提供了广泛参与国际分工的机遇，在产业分工、产品分工再到产品内分工不断加深的同时，整体技术也进一步片段化与碎片化，这允许只掌握片段技术的企业也有可能深入全球生产网络之中，在发挥自身比较优势的基础上竞争生产的最低成本，从而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在不断降低生产成本与获得专业化分工优势的驱动下，使生产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最有效率的地方实现配置，这成为发展中国家在新的全球化格局下实现工业化道路的有效战略，也为广东 30 余年的经济发展历程所证实。

但促使发展中国家区域或本土企业以代工方式切入全球生产网络分工体系的关键联结者是国际大购买商和跨国公司，在此条件下形成作为外包承担者的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的被俘获关系。在这种由国际大买家或跨国公司所主宰的俘获型网络中的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在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两个阶段存在着快速发展空间，但在实现由低附加值的价值链环节向高附加值价值链环节攀升过程中，会遭遇到发达

国家国际大购买商（购买者驱动）或跨国公司（生产者驱动）的双重阻击和控制。发达国家的国际大购买商与跨国公司依赖自身在全球市场所拥有的不对称市场渠道控制势力和品牌积累势力，在短期不可被替代情形下，对生产成本竞争优势的获得成为其核心竞争优势。这激励了发展中国家不同区域之间或内部不同代工生产者之间以发展低成本制造能力来获取代工机会的竞争；随着发达国家消费市场对产品质量、环保、安全要求的提高，发展中国家的代工生产者必须通过持续的工艺和产品创新来不断提高产品性能和档次，以满足发达国家对消费品的质量、环保近乎苛刻且快速变化的要求；同时为了适应全球市场多元化的消费需求，追求产品差异化的竞争能力，发展中国家代工企业必须具备持续的产品创新能力，以满足全球市场的采购需求。但一旦发展中国家代工生产体系试图建立自己的核心技术研发能力、品牌和销售终端时，国际大购买商或跨国公司就会通过更为严格的产品进口质量、安全、环保进入壁垒及快速变化的产品升级换代要求，以及代工者之间的竞争性和代工所形成的专用性生产投资锁定特征，持续压低采购价来阻碍和控制发展中国家代工生产体系的升级。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创新就成为沿既定技术进步轨道被控制的技术创新，所需要发展的即时供货能力、柔性生产能力和大规模定制能力成为发展中国家生产体系的竞争核心，而这种创新力得被持续以更低的价格向国际大购买商与跨国公司让渡，发展中国家代工企业所能获得的利润空间不断受到挤压。发展中国家企业依托一般要素条件带来的比较优势如低成本劳动力优势，会随着自身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更低劳动力成本的国家加入“加工”“组装”环节的竞争而逐渐失去。如果此时发展中国家不能突破这种参与国际分工的“结构封锁”，迈向具有更高附加值的分工环节，就会被甩出全球分工体系。新的竞争优势没有形成，原有的比较优势失去，这就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在国际国内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广东专业镇经济规模实现了快速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依靠大量资源投入，重国际市场，轻国内市场，重低成本优势，这种发展模式与“俘获”下的创新路径，使资源环境承受了越来越大的压力，社会福利水平多年徘徊不前。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及随后欧债危机的爆发，“中东俄罗斯澳大利亚出口资源、中国制造、美欧日消费”的全球经济发展格局受到极大冲击，发达国家消费去杠杆化与“制造业复兴”日渐深化，印度、越南、孟加拉等一批后发发展中国家迅速崛起，全球经济发展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而国内的人口红利在2010年前后逐渐消失，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以及对资源环境保护日益重视，外需萎缩造成产能过剩日益严峻，广东专业镇以外需带动生产，以土地资源、劳动力投入大规模物质消耗的外延式发展模式越来越难以为继，既有的精益生产创新路径利润空间不断被挤压。在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转变广东专业镇外延发